讀論語叢說

讀論語叢說

東陽 許謙

學而第一

學而章

學

時習　說

朋來　樂

不知　不慍

君子

人之受命於天以生存於心則有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接於身則有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之倫五常者五倫之則也此皆人之所同然者雖事之萬變不齊終不出乎此然人不能生知安行所以必效先覺之所為於理之未知者必學而後知事之未能者必學而後能已知者時時習之使愈明已能者時時習之使愈熟有得於心自然喜悅

朋來之樂有二意善固人所同有我既得之而朋友相從亦皆知之能之道合志同人我無間自是可樂又我之樂雖自以爲得而尚未知邪正淺深今朋友之來自近及遠如是之衆則是我之學果同於人心而可信眞有以合乎君子之道乃可樂上是及人之樂下是爲己之樂

慍只是悶猶言不樂如南風詩中慍字只是熱之悶人

集注先覺之所爲此先覺字當專以古之聖賢言之蓋聖賢制行立言無非天理之至凡威儀之節六藝之文經之所載者皆足爲萬世之準的學者當於此求知其理學行其事故有成而無弊然皆日用之當未有出於人倫之外者至於今之先覺不過資之使指引以求聖賢之心耳蓋其學未到此地位不可便把做準的也當把先覺之所爲五字作一串看乃得其意

學須隨事隨理求其知求其能逐一習令明習令熟必明一理又求知一理熟一事又求能一事故集注於本文外有其進自不能已一句然亦只在孔子語意内

程子兩條只是言習前一條知上習後一條能上習謝氏主時習

說就能裏提出二事作標準餘事皆當求其至而習之

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此是就人所爲上提此二事以爲例謂一日之間當坐之時則習之必如尸坐如尸則身正而安頭容必直手容必恭不妄動移或當立之時則習之必如齋齋謂祭祀對越時也立如齋則整齊嚴肅敬主於中而恭見乎外以二者推之則凡動容周旋事親敬長接人應物各隨其則而習之是無事無時而不習也又進步言之坐如尸則於坐之始終時時習之如尸立如齋則於立之始終時時習之如齋是一事上無時而不習却推就凡所爲上皆如此習兼此二義看方備

程子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悅之字從心故曰在心此字爲說蓋古字通用樂本借音樂之樂喜在外象樂聲在外故曰主發散在外

順易逆難學既有得於己便推此善及人於理爲順信從者衆則樂於事爲易既有學人當知今却不知於理爲逆既不知我則當慍今却要不慍於事爲難

故惟成德者能之只接不知不慍一句

本經三節以文勢言之學習與朋來不愠是一截然君子是成德之名德之成非獨不愠之所能致君但不愠即是成德則孤陋寡聞而人無可知異端邪說而人不是我乃悍然不顧貿貿自得其罪不亦大乎故文公曰故惟成德者能之下又曰德之所以成云云而程子亦曰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言須有上兩節工夫方可成德

孝弟章

上節以質言下節以學言有子之意專主於為仁而先引出人自有資質淳厚而心和順能行孝悌者然不止於孝弟亦無犯上作亂之事能孝弟便能順其心至於此次復言兩句承上生下言凡物皆如木之有本末本盛則末榮末非末節細務之謂是與本對言者若木但有本而無末則不成木君子之學當用力於根本則道可進如培植其根則幹枝梢葉漸長而成木自孝弟推而仁民愛物方全得仁君子所學為仁而已如上文所為孝弟乃是為仁之本不是如上好資質方可為仁正是勸學者當先行孝弟以為質而漸求仁之全體親親而仁民愛物皆自

此始非但如不作亂而已

此章君子只如言學者兩字論語中所言君子不同有以成德言者如首章及君子不器君子周而不比之類有以位言者如君子爲於親君子之德風之類有以學者言者如此章及君子不重則不威君子食無求飽之類可以類推又有指孔子言者如君子有三變是也小人亦有不同有以位言者有以行言者皆與君子相對說

仁者專言之則包四者謂之心之德偏言則與禮義智爲對謂之愛之理此章自孝弟而言仁所以解愛之理在上

仁字之訓須兼看或問通釋方盡其義切在子細體認

巧言章

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未嘗不警省學者觀其辭甚嚴蓋警省學者之意爲多

集注以專言之仁當之若總而言致飾悅人全是私意故天理泯分而言巧言是無信令色非莊是無禮不能守正而求悅於人是不知義外飾欺於人而終爲識者所知是不知一舉而心德皆亡

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只就此句雖轉看則知直言正色之爲仁然此只就言色上論蓋仁是心之德延平先生所謂當理而無私心者也凡欲動於中則心私矣其接於事不當於理者皆非仁也夫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說人皆私心也推此類而言之則非禮之視聽言動心私違理處皆非仁本注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雖就言色上言而所包者甚廣又恐學者止於言色上致察故著程子之說於圈外使人隨事致察而立心以公也

三省章

忠信是處心應事之主而曾子惟於爲人謀交朋友上省似於忠信之用處未備而人之行大於此者甚多蓋曾子篤厚於他事無有不善獨此三者或有未至而亦人情之所忽者故自道其所未慊者日以省之固非謂學者只有此三者當省也學未至於曾子則己之未及者皆當日省

集注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非謂爲人謀交朋友爲傳習之本謂心之誠實爲傳習之本也此語是接上自治誠切而推出去說此忠信字是大綱說心誠實處蓋有誠實之心則可

傳習無此則非爲己之學矣然此是本 注故只就章內說讀者
又當推出凡事皆以忠信爲本也

千乘章

千乘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古註有兩說

馬氏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
爲通通十爲成成出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
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

周禮井田之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百畝爲夫九夫爲井中爲公
田一井止有八家四井爲邑則方二里四邑爲卯則方四里四
卯爲甸乘司夆卯則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成甸中六十四
井出田賦旁加三十六井治溝洫不使出賦六十四井除公田
外止有五百一十二家共出車一乘每乘則有兩車一曰兵車
又名馳車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一執御一執弓矢一執戈
矛步卒七十二人在車前與左右共七十五人一曰大車又名
革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同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
人共二十五人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謂之一

乘也車千乘則當有地千成

所謂方二百十六里有畸者先直排三十成作一行便是直三百里橫闊十里知以如此之行橫排三十行便是方三百里共計九百成尚有一百成却分為萬井於每行上添十六里則東南兩面共添六百箇十六井共計九千六百井要取方又於東南上有闕却又用將方十六井去補教方該二百五十六井計六今十六計百五十六二以一萬井除去九千八百五十六井外尚餘一百四十四井難以分為方故曰有畸若分開計一千二百九十六井亦分不去

所謂惟公侯之封能容之者按周禮大司徒建邦國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故有是言

包氏曰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此是不除公田又只九十家出車一乘包氏據王制與孟子公侯皆方百里故如此說

三代之禮不能詳考所以集注只混全說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槩言之耳若馬氏謂公侯之封能容者凡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為十二萬五千井此上數

爲多侯方四百里其食者参之一則爲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
井有奇比上數爲少皆未能盡合包氏以九十家賦一乘其賦
爲重又無公田亦不計國都邑治民居殊未可曉蓋古之建國
雖曰計方然山林川澤都邑塗巷必三分去一然後爲田之數
如馬氏謂地方三百十六里者言亦未備也
然又有一説王畿百里之内爲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
軍則家一人每乘戰士七十五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謂天子
六軍也二百里之遂亦然若是則孔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
但不能盡舉畿内爾
今此章未須究竟度数底蘊且只就用處看
集注五者反覆相因下因乎上謂如此然後能如此上因乎下謂
如此又不可不如此

弟子孝弟章

此章非言學者之大全只説爲人弟子事餘力是不與上事接空
隙之時大意欲盡弟子之所當爲才有餘暇便當讀書兩事皆
不可廢

謹信守身之事上下四者接人之事以孝弟為行之大故言於先其實以謹信二事貫于四者之間蓋謹信則孝弟愛衆親仁皆得其道已不謹信則四者皆無實至於學文亦謹信者能之

君子不重章

此章是學者最先用工處心主忠信貌存重厚內外相應方可為學不忠信則心虛妄不重厚則貌輕躁虛妄輕躁如何學得道人資質稍聰俊者最要戒輕輕則百事皆不成道在天地間只是實理至重至大如何被輕躁人擔當得去

貌重厚是用功于外心忠信是用功于內乃內外相養工夫雖然欲貌重厚亦忠信者能之虛妄者不能也故忠信上用主字謂應一事始終以忠信為主總脩身而言亦始終以忠信為主是出言制行待人接物皆主於誠實而每事又首尾主於誠實也

聖人言忠信處不一如言忠信是主於言忠信所以進德是主於行此章是總言行而言之

孟子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蓋操而存即是入舍而亡即是出此章忠信即是操心之道故只引兩句

游氏學以成之之說有古註學則不蔽固之意與集註稍有不同
文公以論一章大旨條暢明白故取在圈外

慎終追遠章

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慎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疎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擗踊哭泣之情又慎喪死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德爲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于厚

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

子禽章

集註謂子禽子貢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愚按子禽見於論語者三其問於伯魚如朋友私相請益者疑其爲孔子弟子其謂子貢過恭於仲尼若惟自尊其師者而稱子貢爲子稱夫子爲仲尼他無此例以此推之出於子貢之門審矣

聖人所經過人即化有所存主便神妙此等處未易窺測而觀聖人者只就德容上看文公此句有不滿子貢之意蓋此亦是子貢早年之言至後篇答子禽之言方形容聖人端的又況以見子貢之學日進而子禽終於卑下真學者之勸戒

過化存神正是得聞邦政之原補說聖人如此故人自與之言政也未易窺測不獨是說子貢之言未足盡聖人之德亦兼見子禽所造者淺未能深知聖人故子貢止就他可及處說五者爾

不願乎外卻是闕求字得字意言之凡圈內本注皆是體貼經文說無一字閑慢無來歷讀者須仔細把注字一一體貼經文看休要作剩字放過此是讀朱子書之法

此五者只是禮恭而德盛乃禮恭之本

父在章

此章主於觀人但上兩句觀志行之大分三年無改又是觀行中之一節

禮之用章

金先生曰程子禮樂之說所該為大樂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

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章所謂禮蓋高下散殊之分也其所謂和即合同交通之意也先王制禮其尊卑貴賤上下之體截然甚嚴然其用則常有合同交通之意行其間如宗廟之禮至嚴也而旅酬逮下獻享之禮多儀也而燕示慈惠卑尊上下至辨也而粲然有文之中每有歡然相愛之意此皆禮之用有和而小大事皆由之又如飲食合歡也而籩豆有數延祭有儀臣侍君宴不過三爵夫婦和好也而內外有辨衣服異藏湢浴異處此類非一或但知和合之意而畧上下名分尊卑降殺男女內外之節此所以流而生禍而亦不可行也集注但見行禮不拘迫之意似不見交際和洽之意但說君子行禮之意不推先王制禮之意然於其首取程子之說未有嚴泰和節之說則該之矣

愚按此章有子是說用禮前節是正意後節是防徼禮之體雖嚴非和不足以行或一於和而失嚴敬之本則流而不可行一也此未是言禮之全體只是言用禮就逐事上看以下節禮字則知上節禮字不要重看程子借樂記二語提掇起說此章全體

范氏因程子之言而言就禮中自有樂然敬是禮之本體故曰
禮之所以立和是用禮處故曰樂之所由生立字生字有輕重
細玩可見朱子又進一進說禮之全體中自有敬與和所以又
不曾說樂字必合金先生合同交通之意者合同交通雖是就
制禮處言然所行即所制之禮也

信近章

約言必合於事之宜防其過也致恭必中於禮之節無過不及也
因不失親擇交之道也上兩節欲明禮下一節要知人則皆無失
上兩節言行是脩己之事因親是知人之事三者皆明理者能之
三事各開看非相因之辭
集注謹之於始慮其所終始者信也恭也因也終者復言也遠恥
厚也可宗主也慮者欲近義禮而得其親也謹者必近義禮而
得其親也

無求飽安章

敏於事是敏速於行事無懈惰之氣無優游之心見義理為如恐
不及又不但主於行事而已至於學文明理之事亦欲敏速所

謂爲學務時敏是也

就有道而正謂心有憤悱而辭之未脩行之未果因問辨而達之者固正也高山景行聽其言觀其行默識而興起得以達其辭善其事者亦正也

有道而正本注只説正其是非蓋上面言君子則是有志於爲學而非常人矣故其所敏慎者皆是向善上事但未知必當於理否爾此夫子之正意也圈外乃取尹氏之説恐流於異端則是併欲正其學之邪正矣此是兼後世爲學者言之以防弊夫子時未有此等學問也若果欲戒此則聖人之言必别

貧富章

此章貧富二者相對看蓋貧者見富者則卑屈富者見貧者則矜肆卑屈是容氣言辭卑下屈伏矜肆是容氣言辭矜誇放肆卑與肆反屈與矜反此二者曲盡貧富之態蓋不期而然也往年目擊一事眞有類此鄉閭有親兄弟異居者兄貧而弟富弟每以錢財周其兄實無閲墻之事但一日二人相遇於途兄揖其弟甚恭而弟揖其兄甚倨竟若易置兄弟然稠人之中彼此皆

安之而無愧色以禮律之則弟當坐不弟之誅而其兄亦有不能安分之罪固無足道者弟足以見常人貧富之態所必至兄弟尚然況他人乎非君子不能自守也

貧富固當對看人情必如此但此態爲之既熟則貧者無所不用諂富者無所不用驕亦不擇貧富而施矣

引詩固是子貢因孔子言而知學問之道無窮不可少得而遽止在荅樂好禮之後然關上節說則無諂驕切琢之事也樂好禮磋磨之事也但不可謂專言此爾

始可與言詩始字不可輕放過謂如此觸類而長方才可以讀詩非謂足以盡詩之用亦是引而不發

集註無諂無驕知自守者能之樂則心廣體胖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學者須體認何以能自守又何以進於心廣體胖安處善樂循理之地必有所見然後可蓋非窮理者不能然二者雖淺深不同皆知命者能之知氣數之命者則能無諂無驕知天理之命者然後能樂與好禮知天理之命非深造者不能知也細體認兩節意可見

無諂驕只就貧富裏做工夫貧者常守定不要去諂人富者亦常守定不敢去驕人是把貧富做要緊事而著力持守不肯放慢至於樂則知命樂天安於道義外來者不足以攻其樂豈知所謂貧禮非富足者不能行既富則足遂其好禮之心唯恐行之不逮何暇顧其富是謂超貧富之外者

樂與好禮皆是心上言故上面說心廣下面說樂循理心既廣大寬平則體自然舒泰此由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其心樂於循理也此由外以原內也樂一字全是心故先言內禮有節文於事上見其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外然體既安舒爲得有卑屈心既樂循理爲得有矜肆知暗闕上兩句見得未若兩字意

往者所已言指樂與好禮來者所未言指切磋琢磨言義理無窮

圈外註淺深以學力言高下以見識言

然不切以下是說凡學問之道如此而處貧富亦在其中

看此章者知處貧富之道是一事知義理無窮是一事讀書須能推充而用之不可止泥文求意是一事

人不已知章

此兩句平說只是不必欲人知我我却要知人但兩知字不同上知只欲知己之善下知却欲知人之善惡專就學者言則上句不患人不己知便自可包後章患其不能之意在其中便當明理脩身自加精進使有可知之實則雖不求人知而人必知之矣下句則凡尊師取友與人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趨避之然後無損而有益然此專以學者言聖人則未嘗指定也若推而言之上下皆可通上句論其極則雖居高位其處己應事唯循天理上不欺其君下不病其民內無愧於心何必欲人盡知吾心也否則有違道干譽之失矣下句論其極則仕而擇可宗之人有位而舉賢才為用為宰輔而進退百官非知人之明其可乎否則賢愚渾淆分明傾軋而亂亡至矣

集注是非以事為言邪正以心術言

為政第二

為政章

此章為政只如言為治不必把政字重看著箇法制禁令來都說

不行不然則此政字先見朱子何不於此立訓而於後章見之
此既云正人之不正只如言治人之未治者治人者不以德則
不足感人若一出於德則心說誠服興起向化自然歸仰不適
矣

北辰非徒喻爲君意多在德上爲政以德則能如北辰居其所不
動而衆星自共向如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如舜恭己正
南面如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集註三無爲字皆就居其所上
發政即法制禁令自不可無但有德者有政即是德政紀綱既
具以德居之則民觀感而化無違於政者固不必用智作爲也
若無德而任智尚才則有爲而民不化矣

極是四方合湊至中恰好處天之體雖大至中恰好處即是北辰
天全體皆運行惟此處爲之樞紐其位不動北極雖有一星而
此星亦動北辰却在極星運圜之中星屬陽辰屬陰辰是無星
處凡天無星處皆謂之辰此辰是居北之辰南極卑而隱於地
故不言

詩三百章

三百　微婉　直指　明
思無邪　一事　全體　盡

集注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謂人心思無少邪僻又無間斷乃是誠也蓋誠是實理在人則為實心而君子不可不盡者也程子指出此誠字以明思無邪之實學者必使心之所思一於無邪方能全乎人心之實理既示人以此一言之義又勉人以用功之標的故朱子極稱之

道之以政章

夫子言為政當以德禮若但用政刑而無本不足為善治然但謂不可獨任刑政爾非謂但用德禮而不必政刑也蓋德禮固能化民而非政則德意不能遍流於下所以平天下必用絜矩之道有法制禁令則德澤方可下流雖堯舜之世而有四凶刑亦不可廢也文公恐讀書者謂聖人之意前一節不如後一節只就德禮上看而輕政刑故於圈外明此意聖人本具此意非文

公强合為一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本末之謂也

集注淺深言進德厚薄言應事

志于學章

此六節皆是知行兼進不可分作兩節說所以朱子於志于學下便釋曰學即大學之道又曰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正兼知行言之

竊謂立是能處常不惑是能應變知命是極其本原統會耳順則化矣

集注程子前條謂聖人進德未必果有如此等級但立言勉人使及時修德第二條謂聖人所以言有等級之詳使學者當循序漸進不可徒慕高虛此為後學者甚切胡氏第二條兩說前說即程子後條意後說即程子前條意以其言尤直捷故文公取之文公之言是補程子意方見聖人至誠氣象之全蓋聖人之言無非實理豈有心實自聖而鑿空撰出許多節次以欺學者

金先生謂聖人固自有聖人之資然聖人自有聖人之學又自

然

有聖人之進但非常情所可窺測爾此言極得聖人之意然十年一進所謂因其近似以自名者

懿子問孝章

魯桓公四子長莊公次慶父次公子牙次公子友禮適長稱伯庶長稱孟莊公既為君而大夫不敢宗諸侯故以庶長為孟而諸弟宗之慶父為孟孫氏牙為叔孫氏友為季孫氏慶父視莊公則已為仲也故又曰仲孫氏

夫子曰生事葬祭皆以禮集注亦曰人之事親始終一於禮而不苟此是就禮之中正處說過於此不可不及於此亦不可夫子雖戒孟孫之僭然當時於所當為者豈皆盡善則不及之意亦在其中故又曰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謂推廣之無不包也

三家僭禮因魯僭天子故三家僭諸侯有併及天子之禮僭之者如三家視桓楹衰而設撥葬禮之僭也八佾舞於庭歌雍以徹俎祭禮之僭也其他如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又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則三家凡居喪服御舞

非僭也處已如此則處其親者可以類推
莫禮諸侯用桓楹謂於序之前後立二碑如大柱穿其中而爲鹿盧以綍貫其中以下棺雙植謂之桓蓋碑立如雙柱然諸侯用四綍貫二碑大夫則二綍二碑而柱形小視桓楹是用四綍貫大楹也綍音律　撥者引喪車之紼也禮諸侯輴而設撥輴殯車也三家亦以撥引輴僭諸侯也輴勑龍反
八佾雍徹皆僭天子禮　朝服以縞亦僭宋王者之後　旅道也屛謂之樹繡讀爲綃繒也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皆諸侯禮緣越絹反　其餘當時大夫多不得禮之中　如曰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君子以爲隘濫者僭於已奉親可知隘者祭不及於禮也亦或可見矣

武伯問孝章

以集註前說言之則爲人子者須當謹疾愼起居節飲食皆謹疾之事而朱子又以一凡字該守身之大法以後說言之則疾病或爲六氣所冦自外而來非人所可謹事爲乃自我作人所當

制兩説皆是從唯字上起義但前正説唯字後反説唯字前説
則爲凡學者切後説則於武伯身上切蓋武伯非善人故也

子游問孝章

非謂以犬馬比親夫子以貴賤之絶相遠者言之以曉人然至於
兩字所包多謂自父母以下兄弟妻子奴婢以至犬馬爾金先
生謂有養之養作上聲讀意自明

子夏問孝章

聖人各因四子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程子之言盡矣然學
者總是四人之失者反之於身事親必盡禮毋過於節而諂親
於惡毋不及於節而不能悦親之心脩其身而不至於不義謹
其身而不至於有疾以貽親憂養而能敬服勞奉養而能愛進
進於是豈非孝之全者勿徒究四子之失也

如愚章

如愚承教時也其私臨事時也師友難疑荅問之際須是見識開
明事理通達直下承當是之謂發顔子既無疑於夫子之言心
領神會知不嘗見於言但實踐於行故聖人看箇亦字謂雖不

言而其行亦足以發吾意也要看得言字重便見意言與私對
思與發對置亦字在中間此亦字不是閑慢語助辭

視其所以章

第一句分君子小人下兩句只觀君子大凡為君子難為小人易
人只是善惡二端此章是就人所習上說所習者既不善便是
小人更無可議論只是為善却有淺深不同須是自源頭用意
便善而又能安然不勉強方是君子若未盡後兩節事為難君
子其心只小人

溫故章

古注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左傳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注
云尋溫也鄭注中庸溫故曰溫讀如燖溫之溫則尋是溫尋舊
熟食也溫字但當正訓尋字今集注曰尋繹也是兼取古注下
句說
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故非一也必時時溫之或溫此或溫彼也
溫則必有所得溫此有得溫彼亦有得一溫有得又溫亦有得
時兼衆故每兼累溫時每二字注中活眼

故學矣不溫則將失之而非我有能溫則守之固而在我矣雖溫而不知新則徒誦數其說而無融會貫通之妙亦將一索而盡每有新得則義理源源而來應人無窮矣記問之學是誦讀記憶及問於師友而得之者不知溫故則無所玩索故無得於心而所知有不在我者矣不能知新則無所充擴而所知有限應亦有窮矣

不器章

體無不具謂明盡事物之理以全吾心之所具用無不周則事物之來皆有以應之而無纖毫之差失用之周如為趙魏老滕薛大夫無不可大之則秉田委吏以至立道綏動所存皆神體之具也用之不周如黃霸長於治民為相則功名損於治郡時龐統長於治中別駕而不能為全體不具也

先行其言章

聖人以言行對舉敎人多矣大率皆欲敏行慎言也此章因子貢問何謂君子是合言之言君子之人其所言皆是平日所行者欲成君子則須是務於行既行得徹然後言之是言即所行事也

為

學思章

學以事言思以理言凡一事必有一理有此理必有此事但習其事而不思其理則昏罔而無得但思其理而不習其事至於臨事其心又必危疑不安欲學者知行兼進

異端章

集注佛氏之言尤近理者謂其言欲窮極高明滲淼杳茫不見可欲而自無累舉世之物不足以泥之說心說性直欲超六合之外故高明者每樂簡便而喜超越多趨之者至於大而天地萬物內而身心皆作虛妄而理則謂之障故雖實得其所謂道者其於應事顛倒錯亂而無分別兼無父無君之禍矣

誨由章

章內六知字稍有不同上下兩知字揔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而言

知者知事理也第一知字是總指于路心知無所不知者也次四知字是知與不知之實末知字是指已知之者與第一字雖相類而該不盡上知字意集注不能盡知是說不知者不害其為

知是說知之者又有可知之理雖是補意却是從不知上來須要看上面子路好勇蓋有强其所不知以爲知一句爲主則下面知字自有着落

通釋意與集注不同把是知也一句通結知之不知兩句謂纔分別得知與不知分明這便是知所以引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若是則是知之知在知之不知之外矣聖人意若果如此其辭必異不把六箇知字一様說子路言子之迂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無臣而爲有臣皆是以不知爲知者夫子告之事君曰勿欺亦是戒此故集注着强所不知一句在上方說得子路切而意皆明

干祿章

子張學求祿之道於孔子孔子荅之曰於古今之言多有所聞有疑而未信者闕之不言其餘不疑者又當謹慎而言之如此則言必當理人少有尤怨於古今之事多有所見有殆而未安者闕之不行其餘不殆者又當謹慎而行之如此則行皆當理少有悔心能謹言行至於寡尤悔是將成君子之德者上之人必擧而用之豈舍之乎故曰祿在其中子張之言病在于字夫子

但敬其謹言行

殆危也危字與疑字意思相近只是於事危疑處决未破若行必未穩所以闕之不敢行

集註罪自外至謂言輕則招灾禍也

經中言在其中謂如此必如此順辭也圏外注言在其中謂如此却不如此反辭也二者字雖同而意不相類蓋謹言行者必得祿故曰祿在其中耕本欲得飽而值水旱之灾則飢矣故曰餒在其中若謹言行而命不偶則亦老死而已須應接如此亦有不得祿一句看此與後篇夫子所言正文句意不同此是借來反用

民服章

居敬窮理為舉直錯枉之本窮理則燭枉直明居敬則舉錯當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使民章

上莊孝而民敬忠是感化慈與舉善敎不能而民忠勸是感應

康子問何以使民敬忠勸夫子告之以三者意謂民固不可使之

如此然在上如此則民自有此應聖人則字專對他使字說是
止說敬忠勸三者說張宣公謂在上者但爲所當爲則下民自
應此舉凡例說在上所當爲不止三者而已其說稍寛故置在
圈外不然則其說首尾皆備何不收在本注耶可見集注精擇
如此

人無信章

輗軏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已與人接處此喻最切

損益章

四可知字不同二與三指已往而言謂損益者可知一與四指未
來而言四則又總言因革者可知
聖人之意是就禮中有損益不可將損益與禮字對看故集注謂
禮之大體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小過不及之間中間兩可
知字雖曰損益者可知乃是就禮中損益其小節尔故中二可
知亦包禮字意在其中胡氏言損益制度文爲亦見上面天叙
天秩之制度文爲爾
集注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大地流行一氣而已其來則生物爲息

是

爲陽其去則物壞爲消爲陰故曰陰陽二氣錯綜分而爲五曰水火木金土謂之五行五行雖分爲五陰陽又各在五行之中然五行以氣言氣之中莫不有理人稟五行之全氣而生故皆得其理之全所謂木神爲仁金神爲義火神爲禮水神爲智土神爲信以五行之形言木時發生金剛斷制火有文彩水善流動土重不遷俱各有意此是五常之原此五者亘宇宙窮古今不可變而又只是日用常行之理故曰常

文質謂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忠實也夏代凡事忠實無文華質雖亦是實然質與文相對言質則已有許多朴素在此但未十分加文飾是忠與質不同之意周又於上加以文華三代之禮只是一節文似一節

十二辰橫布地之四維天運於外晝夜不息一伏時一周北極天之樞紐居其所不動圜北極之外爲紫微垣垣之側有北斗六星在垣內杓在垣外所以運陰陽定辰次行四時者也每初皆時杓所指之方則謂之建所以建之方即定爲月之辰然晝夜之建有三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旦建者魁

自有天地至於窮盡謂之一元其間以會運世歲月日時紀數少言之則爲歲月日辰大言之則爲元會運世皆以十二三十起數一會一萬八百年大約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物戌會閉物而消地亥會消地而消天至子則又生天以歲比之春月在寅爲生物之時秋月在戌爲閉物之時以元與歲相類故有天下者以斗杓所建之月取以爲歲首建寅爲首取生物也丑爲歲首取生地也子爲歲首取生天也堯舜禹皆用人統堯舜皆禪讓故舜禹不改正殷周以征伐得天下所以改正朔易服色以新視聽殷以人依地而生遂用地正周又以地倚天而成則天爲原故用天正所謂統者以律而言葢黃鐘應子大呂應丑太簇應寅律管黃鐘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鐘六十又三分葢一上生太簇八十以其得全寸無分毫厘忽之數所以統餘律者也故謂之統而林鐘之位在未故以對衝之大呂爲統東萊先生曰三正迭用尚矣葢自上古以來更用之也然春爲歲首生物之初民事之始冬不可以先春故孔子曰行夏之時言萬世不可易之道

疏家謂堯用丑正舜用子正愚恐不然以理度之禪讓如父子相繼奚必改易以事實言之古者雖改正而不改月人君即位必在正朝大甲即位及復位皆書十有二月而舜居堯世巡狩四岳用二五八十一月皆合方與時可見皆不改月數然則凡言正月者寅月也舜受終文祖則曰正月上日格于文祖則曰月正元日此一事關係唐虞三代而其文如此可見非以建子丑為正明矣

皐陶謨言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叙者天理自然之倫叙其典即五者人倫之常也天秩者天理自然之品節其禮即五禮也

以一歲知一元

一元十二會以歲言

會	事	月	注
子	開天	十一月	周代以地因天立故用天統以子月為歲首
丑	開地	十二月	殷代以人因地生故用地統以丑月為歲首
寅	生人物	正月	夏代以人事為主故用人統以寅月為歲首
卯		二月	
辰		三月	
巳		四月	
午		五月	
未		六月	
申		七月	
酉		八月	
戌	消物消人及地	九月	
亥	消地及天	十月	

天地一元之數

元 會 運 世 歲 月 日 時

會	十二	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運	三百六十	三十	一万八百年				
世	四千三百二十	三百六十	十二	三百六十年			
歲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一萬八百	三百六十	三十	三十年		
月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十二萬九千六百	四千三百二十	三百六十	十二	一年	
日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三百八十八萬八千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一萬八百	三百六十	三十	一月
時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四千三百二十	三百六十	十二

八佾第三

八佾章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此事尚可敢忍爲之何事不可敢忍爲之此忍字就季氏上説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若可容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容忍此忍字就孔子上説如此説則説得兩可字意出

古注季氏謂桓子蓋與孔子同時

祭統曰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注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朱干玉戚武象之舞所執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籥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之舞也

左傳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杜預注天子六十四人諸侯三十六人大夫十六人士四人疏引服虔云用六爲四十八人用四爲三十二人用二爲十六人集注取此疏又謂舞勢宜方行列既

滅即每行人數亦其滅或問取此

三家章

奔走無辟公之相祝號非天子之稱故曰奚取此章聖人有惡之
之意爲有僭之之意焉至於譏之之意則併及魯也
魯桓公取齊女生子曰同又生友諡成曰成季又曰季友又有庶
子二人長曰慶父諡共故曰共仲次曰牙諡僖故曰僖叔又曰
叔牙二人同母桓公卒子同立是爲莊公莊公亦取齊女是爲
哀姜哀姜無嫡子其娣叔姜生子閔莊公妾成風生子申又娶
黨氏之女孟任生子般愛而欲立之公疾問於叔牙叔牙欲立
慶父公又問季友友對曰以死奉般季友殺叔牙而爲之置後
立叔孫氏莊公三十二年八月卒成季立子般十月慶父弑子
般而立閔是爲閔公成季出奔閔公立召季友歸二年哀姜與
慶父謀欲殺公立慶父故慶父又弑閔公成季奉公子申出奔
魯人欲誅慶父慶父出奔成季奉申歸立是爲僖公遂召慶父
而殺之亦爲之置後立仲孫氏 古者次子稱仲庶長稱孟而慶
父之長則莊公也其子孫不敢上與君 敘故以慶父本庶子之

長故曰孟孫氏僖公賜季友田以之爲相其後爲季孫氏遂世執魯政

魯桓公

- 莊公同
  - 子般　孟任子史記作班
  - 僖公　成風子名申閔公
  - 閔公　叔姜子名啓史記避漢景帝諱故曰名開
- 慶父　後爲仲孫氏
- 叔牙　後爲叔孫氏
- （慶父、叔牙）二人同母
- 季友　莊公同母弟　後爲季孫氏

禮樂章

此章重在仁上游氏註是正意故爲本註凡禮樂有本有文在心之敬與和是其本在文者禮則五帛衣服升降進退之類皆是樂則五聲八音歌辭舞節皆是人能全心德自然敬而和以敬行禮則禮皆合其度以和用樂則樂皆得其宜是禮樂皆爲我用若此心不敬不和却去用禮樂之器則意不相浹洽只是具文而已禮樂之極欲動天地感鬼神若此心無敬與和只依本

做去如何會感動得
游氏正說收為本注程子是就凡事上說禮樂本意是不仁則不
仁則不能用禮樂程子是不仁則事事無禮樂不仁是主於心
言李氏是主人言故程李說在圈外然程子謂失正理却接得
上人心亡之說緊無序不和亦是禮樂之本故在李氏前

林放章

本字昔日作本始說看來不若作本原說言本原則始意在其中
本字既可與文字對而末流之弊亦可對言之與集注禮之全
體亦無礙
易節文習熟也喪禮言易是於送死之禮如飯含飲殯之節擗踊
之數皆習熟而無差如此固是好然但一心只是要行禮節於
哀戚未必盡情蓋但知有繁文而不知其本喪親者人子與親
一旦永訣自是哀痛入骨雖皇皇如辭如夢只理會得哭泣哀
慕雖知有許多禮節亦未暇盡行故古者喪必有相凡禮儀皆
相者掌之若喪親者只如他事行禮一般行一番過於骨肉之
恩似不相關

喪禮節文自屬纊沐浴飯含殮殯葬祭之節辟踊之數衰麻冠扉之等飲食居處之常凡為喪事從初終以至祥禫皆是扉孚沸反

集注哀痛見於貌者慘怛發於心者

禮貴得中而下四句為此章之主夫子以儉戚答其本而禮之中乃在奢儉易戚之間須看與其寧三字是聖人正意

范氏祭喪兩節檀弓全文子路聞夫子之言也抑揚之意正與此章相類故取以為說彼言喪禮在上此順經文而祭則禮之首也故易置先後

楊氏取禮運汙尊抔飲之言說得儉字出汙尊謂鑿地汙下以為尊抔飲謂以手掬而飲也

夷狄章

有君亡君主於位而言有之無之也故集注曰不如諸夏僭亂無上下之分此全責於臣是夫子正意尹氏之言是責其君推說也

泰山章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注故謂凶烖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此說旅字亦恐未為的當焉

貢兩言旅皆祭山也豈亦故耶

大夫行諸侯之禮固是僭但當時已四分魯國季氏取一孟叔取一魯君無民亦無賦雖欲祭不可得季氏既專魯則凡魯當行典禮皆自為之旅泰山若代魯行士耳亦不自知其僭冉有誠不能救也欲正之則必使季氏復其大夫之舊魯之政一歸於公然後可此豈冉有之力可能故以實告孔子孔子亦不再責冉有而自嘆也倘冉有必欲不染季氏之惡則如閔子辭其仕可也

集注不輕絕人句絕盡己之心一句是言聖人

君子無爭章

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則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大射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士以射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與祭多者則有慶慶以地不與祭多者則有讓削其地故君子必習於射也射必有耦天子六畿內諸侯四畿外諸侯六大夫三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

決遂而立堂下作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偶同出次西面揖旋
轉當作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
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四矢
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皆如上儀畢司射命設豐
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奠于豐上勝者乃揖不勝
者升堂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
弓於其上如前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
坐取觶立飲卒觶坐奠於豐興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
酬以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爲罰

說音脫

巧笑章

子夏只是疑素以爲絢兮一句作以素爲絢意故問按字書采成
文曰絢會五采以畫曰繪本意是說用素以爲絢謂先有素却
絢之故夫子答之以繪畫之事在素功之後詩意上二句賦體
下一句比體謂女人有倩盼好質然後加服飾之盛方成其美
素比倩盼之質絢比加服飾之意只在第三句內不是集注洛

此一層說

禮器曰甘受和云云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楊氏引其文略改作苟無其實禮不虛行行即道也

杞宋章

樂記曰武王克殷及商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皇王大紀曰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於杞封紂子武庚於殷此事實也與尚書史記合樂記之言記者之失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攝政武庚乃與三叔比流言以撼周公周公居東監邊兵及天動威彰周公德成王悟迎周公以歸於是武庚三叔叛周公乃奉成王誅武庚然後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宋爲故亳商之舊都也封微子乃在克商十年之後此其實也

禘自章

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宗廟之最尊者也然諸侯亦有始祖廟而君子報本之意無窮故王者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然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

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向而配之也禮家言五年一祫蓋以三年一祫比例爲說春秋纂例謂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

武王崩成王幼三監與殷叛周公以叔父之親冢宰之任誅之而天下定制禮作樂以教化百世周公薨成王思其勲勞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說見明堂位故魯推周公所自出之帝而祭文王於太廟以周公配之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爲明堂位之說歟不然孔子何以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灌用秬黍釀酒以鬱金草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煑之曰以掏杵以梧以檮之而和酒中其香暢達故謂之鬱鬯用圭瓚盛之於始祭之時灌之於地使香氣達九泉以求其神然後迎牲

魂魄者人身之靈也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鄭氏注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

爲魄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蓋凡人身之精明皆魄
也聰明特舉其類爾如心之能記口之能言手足之能運動皆
魄之所爲其所以使之能如是者則魂所爲即氣也故魂與魄
合則能運用而爲人鬼魄離則氣升魄降而死矣祭者必合已
散之魂魄而來享故燔燎羶薌覸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
肺肝覸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馨香上達故以求魂鬱鬯
下達故以求魄各從其類也覸音諫俠音夾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
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又曰嗚呼哀哉
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
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
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禘之說章

集注報本追遠祭宗廟者皆然惟禘爲最深仁孝誠敬祭宗廟者
皆宜盡惟禘爲當至深孚與至孚相應皆說禘祭處切不可輕
讀過

祭而鬼享則誠爲不虛始祖之所自出而欲感格之故非仁孝誠
敬不足以與如知禘之意而誠意仁心足以格此神則以此而
應天下之事何有故曰知其說者如示諸掌

仁誠是體孝敬是用合此二者然後可禘仁誠所該者廣孝敬獨
主禘言自仁誠中發出孝敬一節既足以感禘祭之祖則仁誠
之發以應他事何所不當

仁孝誠敬四字極精深孝敬主於禘仁誠闕之於天下禘者孝敬
自仁誠之本發出則禘固全四者治天下而以心之至誠而盡
夫仁則何士不極其當乎有此四字方見禘與天下是一貫夫
子所謂知此而盡天下者正在此仔細體認

祭如在章

祭如在當爲在存之在有士死如士生之意

媚奧章

自堂從戶八室戶內東南隅爲窔東北爲宧西北爲屋漏西南爲
奧八戶目之所視先見宧次轉屋漏以及西南隅爲最深之地
故曰奧窔音杳

集注五祀春戶夏竈季夏中霤秋門冬行

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注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陽氣盛熱於外祀於竈從熱類也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故名室爲霤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陰盛寒於水祀於行從辟除之類也注又引逸禮中霤禮曰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畧如祭宗廟之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設盛于俎南祭黍肉醴餘如祀戶之禮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祭肉他皆如戶禮祀門之禮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設盛于俎東他如竈禮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設盛于俎東祭肉他如門禮以上皆中霤禮文疏曰祭戶祭中霤在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堂之奧若祀竈門行

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特牲者特牛也諸侯或亦當然大夫或特羊也既三祭移主於初設奠之筵上乃出戶迎尸入即筵而坐也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也竈陘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爲之鼎當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向以俎就鼎載肉入設於筵前盛則設于俎南中霤之主設于廟室牖內之下

按五祀之主戶主中霤主北向門主行主南向竈主西向

䟽又曰月令五祀蓋殷禮也周天子則七祀加司命與厲此見祭法篇諸侯五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大夫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二祀曰門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周禮宮正注祭七祀於宮中則又與上廟祭之說不同

射不主皮章

凡射必有的其總名曰侯 天子中之能服諸侯諸侯大夫士中之得爲諸侯故曰侯 天子三侯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二侯熊侯豹侯大夫麋侯士豻侯凡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凡侯皆以布爲之其形必方每三分之以爲飾大射之侯其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虎侯用虎皮熊侯用熊皮其中三分之一 又用其皮綴

於中為射之的故曰棲皮為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彩色畫謂之正天子五正內朱次白蒼黃元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頭諸侯丹質而畫其獸頭謂先就布上上顏色了却畫其獸大夫士則止就布上畫之故曰畫布為正今集註中凡言畫布為正是以賓射燕射之侯言棲皮為鵠是以大射之侯言也然古禮中又自有主皮之射庶人為之於冬田獵分禽時用之與此章註內意不同又有貫革之射軍旅用之

樂記武王散軍而郊社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散軍謂起而伐紂者皆散而歸氏郊射謂為射宮於郊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以歌為節此言行禮射而息武射所以虎賁之士皆說劍而服裨冕搢笏也說音脫

告朔章

古者以竹簡為書蓋十二月作十二簡故每月至朔日告廟請本

月之簡而行之朝廷及國中簡上想只是書朔之日辰及節氣
朔之爲言蘇也謂月之魄已滿明皆盡至晦日而死矣月之一日
明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
兩其字指告朔而言謂爾愛其告朔之羊以爲無實而妄費我則
愛其告朔之禮恐因此名而後可復其實
玉藻天子元冕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鄭氏注
南門謂國門也天子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
焉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皮弁下
天子也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疏謂朔者以十二月歷及政
令若月令之書諸侯受之縣之於中門而日欽之藏於祖廟月
月用羊告而受行之春秋文公六年公羊傳注諸侯受十二月
朔政於天子藏于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
君北面而受之左傳疏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視
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杜預
釋例曰聖人因月朔朝廟遂坐正位乃會群吏而聽大政考其
所行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也此章是魯事故集注止

言諸侯之禮

關雎章

關雎詩是文王宮中人知后妃之德欲求以爲王配既得之而作此詩求之未得則有寤寐反側之思求之既得則有琴瑟鍾鼓之樂哀樂皆是宮中人不是說文王身上說所以不淫不傷樂主第三章言哀主第二章言

關雎第三章是追言文王娶大姒已有成說但未至宮中之時思之也寤寐而思皆主大姒非泛然思得內主也

問社章

周禮禮記之文及諸儒之說大抵社所以祭五土之示而以句龍配句龍者古諸侯共工氏之子也有平水土之功王爲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其位則中門之右其壝則北面其飾則不屋其表則樹其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其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唐以來其主則石

爲之其祭天子用大牢諸侯用少牢其皆用中

管仲章十

三歸臺名三歸筭法也言作臺度其基廣袤若千尺高若千尺而其頂廣袤若千尺取上下之數中折之則其半廣袤若千尺以爲作臺之數

攝官者大夫采地少祿入不多故家臣一人兼管數事若不兼攝而一人管一事則官多俸祿亦多大夫所得公家之祿不足供之

此二事皆言仲之奢以答或人之儉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庭皆有物以蔽內外天子諸侯謂之屏木爲之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外諸侯大夫士皆設於門內庭中管仲位爲大夫當用簾亦用諸侯之屏

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設坫於堂兩楹間延賓升堂以爵酌酒獻酢畢復爵于坫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

金先生謂當時齊覇而管仲當國諸侯來朝齊者必私覿於管仲家故設此以延之

此二事皆言管仲之僭以荅或人之知禮
當時之人但見管仲匡天下之功高仰慕他不暇忽聞夫子言他
器小不知所謂乃疑爲儉及夫子言仲奢又疑爲知禮夫子雖
不明言器小只就奢僭兩端便見得器小處奢僭不能盡器小
之意乃器小中之一事能盡大學之道自然器大
夫子屢稱管仲之仁及民受其賜是以事業言此章以學言
集註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
正身脩德致主於王道大學之道八事先以脩身爲本而後及
家國天下蓋見禮既明行事自然件件中節不敢踰禮犯分今
管仲如此只是格物致知工夫未到見理不明故爲所不當爲
踰禮犯分凡事都要向上不知反成小器所謂致主於王道不
是要管仲輔齊桓公爲王只是要教他行王者之道人之大倫
有五行之各欲當於理先王之道不過如此人倫之中君臣爲
大桓公雖曰尊周亦多是自發其國諸國貢賦多入於齊未爲
盡臣節如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正是王道湯未伐桀
武王未伐紂以前皆是王道非謂湯武伐桀紂取天下爲王了

方才是王道伐桀紂自是不得已爲之所遇時不同耳

疏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閒燕禮是燕己之臣子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之閒故坫在兩楹閒也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虛爵於坫上西階上拜主人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虛爵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

語樂章

孔子自衛反魯正樂時告太師之言大要樂聲翕合須要純和不可背戾八音之中金聲最高竹聲次之匏音次之絲音又次之石音最低作樂八音皆和聲聲俱見不可使聲高掩聲下者故曰皦如既各自要分曉又恐聲音不相合意思不相聯屬故又曰繹如

本注止具訓詁不言旨意謝氏之說章意皆具而置圈外朱子必有意也今玩經文蓋始從成爲作樂三節翕及純皦及繹乃三節中之節奏樂之作八音並起其聲急促翕然以合此樂之始也及入調既深則於今悠緩却要八音和合如出於一所謂也

音克諧雖是合一却又要每器之聲各各明皦俱見不可高掩下濁亂清所謂無相奪倫此樂之中也及曲將畢則收拾歸宿有紬繹相續不絕之意此樂之終也大抵翕之後繼之以純皦又繼之以繹從則非翕繹則不從此蓋經之本旨而朱子之意也謝氏五音六律爲主以翕純皦繹皆指此言而見於一時樂之始終皆然蓋又一義則於始從成三字稍緩者在圈外其爲是歟

八音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笛管簫箎之類匏蒲也　笙竽也

笙竽之下用匏上却用竹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

儀封人章

魯定公十四年孔子行攝相事與聞國政而齊人歸女樂孔子乃去魯適衛過儀其此時歟

論語中當時隱君子見孔子者七人儀封人晨門長沮桀溺荷篠丈人荷蕢楚狂接輿獨儀封人見得聖人意趣其餘惟知以隱爲高與孔子意不相合

韶武章

古者帝王得天下必作樂祭天地鬼神以告成功韶紹也舜受堯禪故作樂見繼紹之意其樂調與樂聲舞態必皆有紹意武王伐紂得天下故作樂亦見征伐之意韶樂今不能知樂記言武樂有發揚蹈厲之容夾振駟伐之事是於樂中見用武戰鬬之意舜武皆聖人不是征伐便不及堯舜然禪讓氣象自是好征伐氣象自是不及故曰武未盡善發揚蹈厲是武態奮發揚起步蹈而有猛奮之容夾振駟伐駟即四字夾振謂夾舞者振鐸以爲節武舞凡六奏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

居上不寬章

居人上當寬行禮當敬臨喪當哀能寬敬哀了却於寬敬哀中觀其得失不是寬敬哀之外觀其他事

里仁第四

約樂章

聖賢言不仁字不同如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是未能盡全體之仁者此不仁字至輕曰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未盡善之

亦輕如曰不仁哉梁惠王不仁者可與
德者此不仁字至重此章所謂不仁者雖
人然聖人吾意亦是言曾知學而未深造
日守但不能久長處之耳此不仁字雖未
兩不仁則有間矣

困是貧窮聖人約樂是互舉蓋久約者
久約必濫久樂必淫二字皆以水喻濫
不得底意淫是水過滿而流出之意蓋
諂諛卑屈之態生苟且邪辟之行作久
誕之氣長喻節陵分之事興約者日流
蹤是濫與淫意象上蔡一二之說形容
記

看兩人字蓋人之善惡有大小幽顯
然後好惡之而其好惡則輕重進退
如大學中言可見大綱集注無私心

盡二者然後謂之能
故纔說仁人便是有知者知人善惡

後富非有才德勲勞者不得位若才
即為百揆司空亦處之不疑後世富
士而已可應科目或仕者品格已
所當得者皆是以道而得富貴不以
掊斂君子自無此或問謂一時不
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能立身不守法度博奕好飲酒
道君子自無此士不以其道得之
累之類我既不為得貧賤之道而
命不妄求去此若求去貧賤却是
足為君子仁者天下之正理君子
之富貴貧賤自然不處不去此上

顛沛三節一節密似一節只是隨

言安貧賤耳不處富貴是擇義不

則樂天其行仁之君子

違士仁即下文違仁也俗作上聲

義仁是心德如何除得了

要守命固

十先要取舍分明若取舍不明決

雖有存養工夫何益如屠者禮佛

日存養纖悉必當理至遇當取處

亦緊要謂身之所居既正則存養

仁成德故同稱未見次是一日用

用力而力不足者亦未見

之人但其資質氣象自有不同爾好

孟子明言惡不仁者其為仁矣則是
常常照顧不使一毫不仁之士見之
者亦何以異但好仁者覺自在爾故
曰皆成德之事也不可將惡不仁者
重底見得惡不仁者與好仁者相去

辯是引下文之辭故朱子作者字說
一般

及章末未之見皆言無此人中未見
之意卻在有能乎三字上

人行仁也上言過各有黨是善惡對言
見

過字失是錯誤過是太過具此兩字方盡
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者本文如此受

汙辱之名是指持衣自首請罪之時過言私賦民錢過言市衣進父蓋嗇夫賦民錢時未知得汙辱之名也及父責之而促伏罪祐既聞之始有汙辱之名爾祐是其以貲首罪又能其說父言故從而赦之汙辱之名則不可泯矣然終是為父之故故曰觀過知仁二句所指不同讀者亦當詳之汙辱本傳作汙穢

聞道章

聞道非謂耳聽得直是此心與道契合蓋於天下事物之理逐一窮究積累之多至於天理流行融會貫通處如曾子聞一貫而唯顏子聞克已復禮之說而請事斯語之時方是聞道

道是事物當然之理既得聞之則凡應事皆合乎禮甚而至於死亦無不可聖人言死可舉其極重者言之而應士皆在其中非專為死也故集註以生順二字補明其意

程子二條言死恐有兩意上條正命而死下條死之之死本注生順死安四字混融兼包二意

恥惡衣章

前章苟志於仁則無惡此章志於道而有惡衣惡食之恥可見前

章是苟字緊要道即仁也士若苟志於道必不爲外物所動矣

此見聖人言語一字之嚴而學者不可以不誠也

無適章

集注專主是適字正訓謝氏適可也是對莫不可說

心無所住佛氏之學正欲如此與無適莫全不同他無所住只是要不着物舉天下萬物皆是累故必此心常是湛然無纖毫點染無適莫者有義爲之主無可無不可者義在可則可義在不可則不可爾心無住者應事則可亦可不可亦可也何獨應變不同於聖人其應常亦未嘗有同也蓋聖人用物釋氏忘身冰炭自不可相入

無可無不可之間謂可之間與不可之間者義在何處非二者之間是義也

懷德章

德者人得於天之善理即大學所謂明德君子常切思懷念念不忘欲至於至善之地小人不知有此徇其欲心惟思自逸不能遷善以成德君子常念刑法之可畏而自守其身不至於犯之

小人但思惠利之所在不能擇義惟務苟得雖有刑法在前亦不顧

集注此章之間字與上章之間不同却是公與私二者之間幾微分別行向公則懷德懷刑向私便懷土懷惠學者正要就此之間上用功使心路不可流向私邊去

禮讓章

此章與人而不仁如禮何語意相類上兩禮字揔天理節文人事儀則言下禮字獨言節文制度言人能用敬讓之實心行禮以治國何難之有不用敬讓之實心行禮以治國雖有制度節文尚柰不得他何如何治得國

一貫章

孔子言吾道曾子言夫子之道讀者要見夫子是以身教而在門者皆就聖人之身而學非是論說義理而已

一貫譬如以索貫錢雖千萬錢之多只一索可以盡貫天下事物雖無窮却只是一箇道理貫串在裏面理之原出於天在天地雖渾然至大而事事物物各自不同其理亦流行寓其中每事

物中理雖不同然只是天理一箇大原頭分析來所以謂之一理貫萬事但禮雖同須是就一事一物上看得透行得徹及萬事萬物上皆如此然後可見總會處聖人固是生知如曾子亦是先逐事物上窮究力行義理純熟積累得多夫子只把一言融會他零碎底成一片假若於事物上不曾見得道理便說一貫只是虛談窮事物之理既多不知一貫之義却又窒塞

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衆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處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之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却只是論造化云小與此章意不相似

曾子平日於夫子所爲隨事精察力行但見一事是一理猶覺費力故夫子言我所行之道是一禮以貫萬事是使曾子達此禮而見之行事以身先者告之也曾子既聞夫子之言一時融繹通徹洞見天地萬物原委渾然之大而纖悉粲然條葉之繁而本根有在自是行事之間便可入此境尚何疑之有既以一唯當之隨即融化忠恕以告門人夫子謂之一貫而曾子謂之

恕只是此一語便見得真契此旨矣是亦以身所先得者教人見之行事也大率此章不可專作知看正是說行處意多

忠恕二字上承夫子下接門人曾子平日用功於忠恕今既造一貫之禮矣則門人勉夫忠恕豈不足以踐此地乎

而已矣三字要看得有力要見得學者以忠恕體一貫真可以見其實行忠恕造一貫真可以達其境

集注推己二字是恕之正訓忠恕本是學者之事曾子為門人未能達一貫之旨故借平日講明忠恕二字以釋一貫之義大凡恕與仁只分生熟生者是恕熟者是仁恕須推己以己推度他人仁只安行一貫是聖人事仁道也若以恕行之推得熟亦至於安行故忠恕解一貫最切近

上言至誠無息是以天地之至誠無息喻夫子之一禮渾然萬物各得其所是以天地之生萬物各得其所喻夫子之泛應曲當

下言至誠無息者道之體是言夫子之心至誠無息乃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是言夫子之應萬事各得其所為道之用各有所指當細玩

忠恕一貫以下天道人道大本達道皆是借用非中庸本義中庸謂誠者天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人道擇善而固執賢者之事也此借以形容曾子所言忠恕皆就聖人上說蓋忠以心之體統言即上文至誠無息之意故曰天道恕以及物處言然合事物上盡其義即前泛應曲當之意故曰人道如中庸天道則自然及物人道則隨事精察而力行聖人之恕雖不待擇不待執終是就每事上文之勉齋謂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意可見矣若中庸之大本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忠是心之坐體眞實非獨未發者也然乃恕之本故亦可以大本言大抵因曾子借忠恕形容一貫恐學者疑之所以多是借說以明義理固可借用非獨忠恕而已如下文言天道亦有忠恕之意同

圈外第一條作四節看以己及物仁也是一節言聖人之事推己至不遠是也是一節為恕之正義忠恕一以貫之至大本達道也是一節發明聖人之忠恕此與違道以下是一節緣上三節此字指忠恕一貫以下言違道不遠緣第二節動以天又緣

以己及物一句上

圖外一條言聖人之忠恕二條言天道之忠恕三條總言一貫忠恕而以學者忠恕結之蓋聖人止言一貫而曾子却言忠恕忠恕本是學者事故朱子以程子之言緝類而發明之言學者忠恕是勉强聖人忠恕是自然非惟聖人可以忠恕言天地亦可以忠恕言又過於曾子高一級說乃見以忠恕解一貫無所不可謂忠恕即一貫則學者與聖人無異而古來未嘗以忠恕吾聖人謂忠恕非一貫而曾子曰而已矣爲截然一定之論故程子盡力發明以補其義學者且於門人問曾子言時說始則以忠恕可體聖人之一貫行之純熟則由忠恕可達聖人之一貫

忠
聖人
一—天道—無妄—體—大本—命不已

恕
貫之即仁—人道—行忠—川—達道—物正性命
天

事君數章

事君交友之道所當爲者固非一端此章以君友同言又同一數字所以專主諫爭說

讀論語叢說卷上